

優等獎

鯽魚

張哲龍

人物

鎖匠

四十多歲，經營「良心鎖業」。開別人的家門，卻被自己家鎖在門外。

囡仔

八歲，一九七九年生。沒有名字的男孩，淑榮和潮生的孤子。出生時不哭，那天祖母高對往生，出生往生同一天，同一間病院，往後的成長囡仔也不曾哭泣，母親淑榮在祖母高對出殯那天不告而別。通海街人叫他「囡仔」。大人囡阿叻仔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們常

以史豔文布袋戲裡的正反派角色互稱對方。

阿叻仔

囡仔的玩伴，身體長太快，心智長太慢。在戲裡出現時身體已經大到看不見全貌，但裡面住的卻是和囡仔同樣孩童般的靈魂。由於身體太大，每次出現我們只會看見他局部的軀體。

黃淑榮

囡仔的生母，江湖生妻。曾是鎮上首富頂回窯黃家的千金小姐，成年後家道中落，她考取地政公職，和兄弟合力償還家裡債務。但她心裡真正想要的是

做新時代的女性，逃離這個困縛她二十多年的鬼地方，去臺北。

江潮生

明月家族排行老三。美術系畢業，本來在臺北廣告公司上班，有大好前途，後來順著重病母親高對請求返鄉相親，與淑榮相識。說是孝順，其實是因為在臺北遇到打擊，不願再去。他有藝術家淡泊的性情，卻沒有藝術家該有的瀟灑，淑榮離開後，他的性情變得古怪，難以捉摸。

紅姨

本名洪穗，在通海街上幫人收驚、通靈、牽亡。年輕時因為仰慕褚信忠，隨他去了讀書會，後來她知道褚信忠有妻小，因為怨妒，用殘忍的方式擺脫這段戀情，自己因此無端入獄十三年。出來以後她找人學仙術巫覡，在通海街安定下來。

土地公

本名褚信忠，出現的時候，身上都套著土地公大頭神偶，不定時在通海街出沒，向人發糖要錢。孩子說他是「謎樣的肉傀儡」；還有人說他是警總的特務。但事實上，三十年前已有家庭的褚信忠，和一位名為洪穗的女子相愛，讀書會成為他們幽會的場所。後來讀書會被警備總部盯上，他為保全家庭和洪穗斬斷情緣。但褚信忠並沒有因此重拾天倫，入獄後，妻離子散，出獄後孑然一身。挾著悔恨冤虐，以神偶隱身，在通海街上流連。

江明月

通海街人叫他明月伯。九旬老翁、詩人、漢藥神醫。平日除了掌管通海街中心位置的春光漢藥店，製藥行醫，還喜吟詩唱曲。和被鎮民戲稱為「千歲府」的一群老者，吟唱南曲做趣。在囡仔的眼中，爺爺的詩文裡，藏著猶如他配藥祕方裡的神祕救世符碼。

千歲府

明月伯的一群南曲同好，每天在騎樓聚集唱曲。生命在通海街流淌，愛恨冷暖，都有他們的旋律襯底。

他們有：崑仔伯（洞簫）、文擺（琵琶）、阿克朗（三弦）、茂源（瓊仔）、段三卿（品笛）、明月伯（拍板、歌）。總共加起來超過五百歲，通海街人戲稱「千歲府」。

空明法師

通海街西口尾釋雲寺住持。反對殺生、淫邪；反對佛道不分。找他開示的人，要取一隻粉鳥，放生。

十二指神算方水火

通海街東通口應天宮主持人。每年通海街的慶典由他主持，以神明做號召，祈求市街平安。手上多長了兩根指頭，江湖傳說他能算得比神仙更準。找他懺悔的鎮民，要請他取竹杖，往屁股上打，罪孽越深打越多一下。

侯嘴

三生石飼料行老闆，聲稱自己懂得和鳥溝通。

葉生源

通海街西口尾棺材材店主。豁達不羈，笑口常開。喜歡裝神弄鬼逗街上的孩子，吃完午飯就躺在刨到一半的棺木裡午睡，常常把孩子們嚇個半死。

外籍看護 Lily

屋主

警員

鎖匠妻

訓導主任

【序場】鎖

場景：漆黑的舞臺空間，三道上鎖的門，三個光區。

時間：現代，傍晚。

（黑暗中急促的敲門聲。）

（第一扇上鎖的門裡一位老者垂首癱坐，與門相對，一旁的電話響個不停。Lily 挨著一名員警試圖進入。）

（鎖匠在第二扇門前開鎖，屋主在一旁等待。）

員警：（對 Lily。）小姐，你是報案人嗎？

Lily：是。

員警：鎖在裡面是你的誰？

Lily：他是我照顧的阿姨。我今天下午來，按電

鈴沒有人回答，才報警。

員警：我需要你出示你的身分證。你沒有鑰匙嗎？

Lily：我一天來一次，幫阿姨洗澡、推她出去走走，他們沒有給我住在這裡。

員警：搞不好是出去了？你要不要打她手機看

看？

Lily：太太沒有手機，她不會走，樓梯下不去。

（第一扇門光區漸暗。）

（第二扇門光區亮起，鎖匠利用工具試圖開門，開不了，換工具再試，門開了。）

鎖匠：開了！你這個門鎖是老式的，不好開。

屋主：不好開？我看你沒兩下就開了。

鎖匠：這種鎖已經沒有人在用了，勸你換一個。

屋主：換一個？鎖好好的，讓你再敲我一筆？

鎖匠：我只是好心建議，都生鏽了，再不換連鑰匙都打不開。

屋主：打不開？你一開始就拿那塊塑膠板出來早就開了。還裝！用那塊破板子我自己也會開，要你開？

鎖匠：（指手機。）先生，你真的很喜歡用別人句子裡的最後幾個字，當疑問句做開頭餉？我案件很多，沒必要花時間演戲給你看，

我還要趕去下一家。

(第一扇門外的騷動持續，門內光影氛圍轉換。)

(年輕淑榮從坐著不動的老淑榮身側緩緩起身說話，遠處傳來悠緩的南管樂音。)

年輕淑榮：在那個鮮少人提起的八〇年代，島嶼西

南岸的通海街。一個人從生到死，乃至於死後的一切所有需求，都可以在這一條街上備齊。短短一百六十公尺，店頭相連，人的命運相結。

(Lily急得哭起來。)

Lily：…太久了，太太不會這樣，她會不會怎麼了？

員警：小姐，你不要哭，先冷靜一下。

Lily：太太有說，如果她死掉，打門口的電話。

員警：門口的電話？

(員警左看右看。)

(Lily手指著貼在鐵門上的一張貼紙。)

員警：不是電話啦，是……電話號碼！對啦！找開鎖！太太很聰明咧，還知道要教你找開鎖。可是你剛剛為什麼不打？

Lily：我會怕！

員警：怕開鎖的？

Lily：不是，是如果她死掉我會怕。

員警：好啦，你不要怕，你再打家裡電話看看，我來叫開鎖。

(員警和Lily同時撥電話。第一扇門裡座機響，第二扇門前鎖匠手機也響起。)

年輕淑榮：東通口婦嬰用品往裡走，一直到西口尾

葉生源開的棺材行，整條街被應天宮和釋雲寺，一東一西，一道一佛，像一把鑿子，緊緊鉗住你的命運。

鎖匠：出班兩百，開鎖三百，電話裡講好的。(對

電話。)良心專業開鎖！是！忠信街兩百五十巷十八弄九號三樓……馬上到。

屋主：還叫「良心」咧？這樣收五百還敢說有良心喔？(塞錢給鎖匠。)

三百！不要拉倒！

鎖匠：來，先生，還你一百，我人到了出班費就

要收，門你自己開。

（鎖匠把鐵門關回去，鐵門又上鎖了。）

（鎖匠下，獨留門外錯愕的屋主，第二扇門光區燈暗。）

（第一扇門外光區亮起。）

年輕淑榮：東邊尾，應天宮埕前，眼前一刀斬過的，

是一條載甘蔗的鐵支路……

（南管樂音漸清晰。）

年輕淑榮：橫過斷掌的生命線，五分車日夜鳴鳴，

鳴鳴鳴鳴……，不走不行了。昨日的五分

車不等人……。鳴鳴鳴鳴……尚想要離開，

唯一的方法就是踏上嘉興客運的鋁梯。但

是坐那艘早船，還要通過一片看不見盡頭

的甘蔗園，那是另一片海……

（燈光轉換。）

（鎖匠上。）

Lily：啊！來了來了！

員警：你怎麼現在才來？

鎖匠：下班時間，案件比較多！

員警：快點、快點！

年輕淑榮：這個小鎮就這樣讓兩片海洋環抱著，飄

浮在中央。說叫通海嘛，又像哪兒也不通，

人們就在這展開了一生，結束了一生。不

走不行了……留下來，我甘願死。

（鎖匠拿出包裡的工具開鎖，動作看來十分熟練，沒兩下就把門打開。）

（門裡除了老淑榮坐的那張椅子，還有一個書櫃。書

櫃正中央擺著一尊史豔文布袋戲偶，側邊掛著一張

放大的裱框照片，年輕淑榮和另一個看起來像男人

的女人比肩，頭上綁著布條，露齒笑著。他們站在

一個像是陳情抗議的現場，手裡揮舞著旗幟。）

（三人走向低頭癱坐的老淑榮，員警伸手去摸老淑榮的鼻息，年輕淑榮也傾身向前。）

年輕淑榮：死了？

（老淑榮已經死了。）

(鎖匠怔怔地望著老淑榮低垂的臉，隔著那張臉，年輕淑榮向他靠近。)

年輕淑榮：你來了？你站在高高的所在，我有看見

你，在雲裡面，你是一尊會動的菩薩，好

漂亮！

(鎖匠受書櫃吸引，拿起那尊布袋戲偶。)

員警：先生，那是人家的東西，不要碰比較好。

(鎖匠把戲偶放回去，但陷入難解的情緒裡。)

員警：有認識？

鎖匠：(搖搖頭。)

這戶之前就開過一次。

員警：哇，那是緣分，現在人走了讓你來開鎖，

你們這行真的也算是做功德。

鎖匠：之前來開，開了就走，沒有什麼印象。

Lily：(啜泣。)

她就是常常忘東忘西。

年輕淑榮：囡仔是他的名字！出生的時候不知道哭，

那天他阿嬤往生，出生往生同一天，同一

間病院，沒人給他號名，十二指說要等他

哭了才能號，結果他一直都不哭，真可憐。

員警：你的雇主叫什麼名字？

Lily、年輕淑榮：(齊聲。)

黃淑榮。

年輕淑榮：一隻斷翅求飛的鸚哥。

(員警一邊回覆無線電的呼叫，一邊做Lily的筆錄。)

(鎖匠越過癱坐的老淑榮屍身，看向年輕淑榮，彷彿
看向空無。)

(南管樂音裊裊，疊合了模糊的，藝閣踩街的七彩幻
影。)

(第二道門光區收黑。)

【第一場】謎樣的神尊

1.

場景：漆黑的舞臺空間，序場的第三道門前。

時間：現代，深夜。

(鎖匠半醉，蹣跚地回到家門口，手裡握著那尊布袋

戲偶，站在門前發呆。）

（鎖匠尋找鑰匙，找遍包包和口袋，未果。）

（伸手要按電鈴，又收回。賊頭賊腦摸出開鎖工具。）

（門突然哐一聲推開，把鎖匠向外撞倒。身懷六甲的

妻子開了門。）

妻 子：你不要跟我說連自己家的鎖你也要開。

鎖 匠：沒有啦！

妻 子：鑰匙呢？

（鎖匠聳肩，無言。）

（妻子把門關回去，接下來兩人隔著門對話。）

鎖 匠：可能騎摩托車的時候掉了。

妻 子：你每天開別人家的門，自己家的門卻打不

開？

（停頓。）

鎖 匠：（大聲。）我幫人家開鎖，正當當的工作，

哪裡不對？

妻 子：（小聲。）你不怕人家家裡掉東西把我們

當小偷嗎？

鎖 匠：小偷沒那麼厲害啦，小偷？

妻 子：今天去哪裡？

鎖 匠：開鎖。

妻 子：開一整天？也不接電話也不回賴！

鎖 匠：今天的鎖，特別難……開！

妻 子：是開金庫嗎？打開了嗎？怎麼沒有看你搞

現金回來？

鎖 匠：你不要鬧啦，開門啦！

妻 子：不要！

（鎖匠又作勢拿出包裡的開鎖工具。）

妻 子：你有種就用那些家私開我家的鎖！

鎖 匠：你家？你家不也是我家？

（停頓。）

妻 子：明明知道產期快到了，留我一個人。你知

道我今天流了一地血？

鎖 匠：孩子有要緊否？。

妻 子：只想到孩子，死了！

鎖 匠：不要亂講啦！

（妻子哭著窸窣窸窣走遠了。）

（門應聲打開，裡面走出一個八歲左右的小孩。）

囡仔：無情。

鎖匠：（惶然。）你說誰？

囡仔：你啊，不然還有誰？而且還很憨！

鎖匠：你知道一籬煙腸啦。

囡仔：自己的老母死竟然哭不出來，實在有夠爛！

鎖匠：你又知道了？

（鎖匠本想進門，囡仔順手又把門關回去。）

囡仔：賊偷！

鎖匠：你才賊偷！你全家都賊偷！

（鎖匠轉頭，囡仔已經不在那。妻子此時聞聲又來到

門後。）

妻子：（訝異。）你在跟誰說話？

（北管鼓吹挨弦聲悠悠響起，燈暗。）

2.

場景：通海街／春光漢藥店騎樓。

時間：一九八七年，驚蟄，過午。

千歲府唱：

「東郊風雨在路上 臘破春曉龍拆鳳

鹿首釋迦非淨果 象尾道陵講不通……」

（樂音中，囡仔上。）

（一尊福德神神偶站在路頭，搖晃著身體向鎮民發糖

要錢。）

囡仔：（對著通海街另一頭大叫。）阿叻仔！阿

叻仔！

（阿叻仔上。阿叻仔實在太大，舞臺上我們只看得到

坐下的阿叻仔，露出的兩條彎折的巨腿。）

阿叻仔：回憶迷茫殺戮多，往事情仇待如何？絹寫

黑詩無限恨，夙興夜寐枉徒勞。大俠找我

何事？

囡仔：阿叻仔，土地神尊又在看我了。

阿叻仔：龍抬頭明明還沒到，土地神怎麼就出來四

界走？他笑笑看你，可能喜歡你。（笑）

囡 仔：不好笑。

（停頓。）

阿叻仔：不然史豔文讓你搬，這樣你就不會怕了。

（囡仔拿出戲偶操弄。）

（騎樓裡的千歲府幾乎是擠在阿叻仔的胯下，以北管

續唱史豔文的定場詩。）

囡 仔：那這樣我就是雲州大儒俠史豔文，看我的

雪花飛劍法、怒潮襲天，嘖嘖嘖嘖……

（兩人隔空對遠處的福德神偶發功，神偶不為所動。）

囡 仔：我看他分明就是藏鏡人，武功如此高，竟

毫髮無傷。

阿叻仔：不是，我看分明是逃名客，有人說看過他

脫掉疋仔身裡面全是毛。

囡 仔：（裝驚訝。）哎呀！逃名客是史豔文扮的，

這樣他不就是我？

（停頓。）

阿叻仔：不是，他是應天宮十二指神算方水火的肉

身傀儡，方水火在壇頂做法，讓他可以走

路。

囡 仔：好可怕！

阿叻仔：不是，棺材店的頭家葉主源說，他是陰差，

來抓交替，被祂看中的，就趁暗時把他帶

回去。

囡 仔：我不信，他中午吃飽飯會睡在棺材裡，路

過的時候還會故意嚇我，鬼才相信他的話。

阿叻仔：啊他就是鬼啊！（笑）

囡 仔：不是，侯嘴說他是警總派來監視我們的！

阿叻仔：「井腫」是什麼？

囡 仔：是特務，他們躲在裡面監視，看到有壞人

他們就會開槍。

（停頓。）

阿叻仔：侯嘴騙人！

囡 仔：是真的，侯嘴聽得懂鳥話，一隻厝烏仔跟

他說的，說有看到。

（停頓。）

（兩人安靜望著通海街上熙來攘往的鎮民，和遠處的

土地公神偶。）

囡仔：有時候我都覺得全通海街沒有人在說老實話。

（停頓。）

囡仔：阿叻仔。

阿叻仔：怎樣？

囡仔：我想我媽媽。

阿叻仔：你又沒有看過你媽媽，要怎麼想？

（停頓。）

囡仔：我要去找妯娌。

阿叻仔：我會怕。

囡仔：我也會怕，不然我史豔文借你，他是太陽

星轉世，可以鎮煞。

（囡仔把手裡的史豔文戲偶舉向空中。）

（燈暗。）

3.

場景：中學訓導處主任辦公室。

時間：一九八〇年代，春分過後，下晝。

（江潮生送學生的銷過單讓主任簽名。）

主任：（把公文退回給潮生。）老鼠屎！還不止一粒。

潮生：主任，功過單我有調銷，蔣老師的建議我接收了，但大過學生將來會有紀錄！

主任：國有國法，校有校規，這些不是……

潮生：主任，我是覺得，可以的話再給這幾個學生一次機會，我會好好調教他們，不是幹什麼大壞事。

主任：好了好了，江組長。就照你的意思吧！但你入黨同意書趕快填一填拿給我。

（停頓。）

潮生：主任，我沒有意願。

主任：江老師，那就只是一張黨員證，你不用繳錢，也不需要多做任何你個人業務以外的事情，就能加給，考績好打也容易升遷，

你到底在頑固……

潮生：主任，入黨沒問題，問題出在那不是個人意志，所以出於……

主任：我什麼時候強迫過你！

（停頓。）

主任：（轉和緩。）潮生啊！通海街把阮飼大，我是自幼稚園到現在當上訓導主任都沒離開過這裡。你不一樣，從臺北回來，那麼有才情的一個人，到現在還是一個小組長，如果你早點簽，現在應該是你坐在這張椅子上退我公文。時局就是這樣，何必跟它過不去？

潮生：我寧願一輩子做基層教師，生教組長的位子你也找別人坐吧！

主任：（拍桌。）坐這個主任位子我會怕！

（停頓。）

（主任起身拉住江潮生。）

主任：潮生啊！囡仔現在都足歲了，連個名字你

都不幫他號，不去上學將來怎麼辦？你那麼在乎學生的將來，怎麼就不管自己小孩的將來？

潮生：囡仔的事情你不用替我操心。

主任：淑榮出那樣的事情，你還放不下心？

（停頓。）

主任：步要向前踩，不好一直站著不動。你不向前走，日子也會自己走。申請書你填一填，我去跟校長講，這個主任的位子還給你。

潮生：我怕我腳一向前跨，就什麼假的事情都變成真了。

（停頓。）

（主任看看左右，小聲說。）

主任：你就當作幫我好不好？全訓導處只剩下你，我沒辦法交差。你入了黨，除了校長，我不會讓任何人知道。黨員證你就收到你家抽屜裡，你不幫我，至少為囡仔未來的生活著想。大同國小教務主任他爸爸是我們

家世交，我跟他說一聲，讓囡仔插進去最好的班級。等他大學畢業，以你的能力，早就校長退休了，退休俸供著都不用子孫煩惱。

(一位職員敲門進來。)

(主任語氣急轉，搶過潮生手中公文簽名。)

主任：江老師，「毋枉毋縱，言教不如身教」，做得很好！學生只要有意願改過，我們做老師的當然要給他們機會，這個是校長一再重申的品格教育原則。辛苦了，多多費心。

(江潮生看著手中已經批准的銷過單，和夾在上面的入黨申請書，茫然。)

【第二場】看花叢

場景：紅姨道館。

時間：一九八七年，春分過後，向晚。

(紅姨的道館光線昏暗，她一個人獨坐香案前，赤腳踩地，眼綁紅巾，身體輕輕搖晃。)

(囡仔和阿叻仔上。囡仔悄悄靠近，阿叻仔太大，只能從門外露出半張臉。)

(空間籠罩虛幻光影：一條煙塵繚繞的古老市街人影晃動，人們各個面目模糊，飄忽不定。)

(舞臺左側有一棵形殘葉槁的樹，一群人圍坐在樹下，士農工商，看來也有知識分子，他們手裡拿著書，聽著樹下站著的人講話。)

(紅姨起身，在人群中尋找。)

紅姨：信忠……信忠……

(年輕褚信忠從紅姨身後環抱她，撫摸她，紅姨心醉神往，柔情似水。)

紅姨：信忠？

(年輕信忠露出他的臉，沒有五官。紅姨嚇得叫出聲來。)

(牛頭馬上場，讀書會上的人一哄而散，來不及跑的，就被用刑具銬上帶走。紅姨和褚信忠被人群沖

散了。)

(煙塵四起，南北管樂音交錯混雜，幻象扭曲變形。)

(混亂中面目模糊的信忠想靠近紅姨，可是遭鬼差阻擋，兩人爬起又摔落，最後紅姨被擒。)

紅 姨：信忠走！趕緊走！

(紅姨被鬼差壓回椅子上，兩手反綁。)

(囡仔因為好奇摸了壇上的法器，一顆木魚掉到地上，發出強烈聲響。)

(樂聲乍停，燈光轉換，原本站在紅姨後方的鬼差瞬間消失。)

(紅姨嚇一大跳，解下布巾。)

紅 姨：哎呦！南無觀世音菩薩！

阿叻仔：厝姨偷偷作春夢？

紅 姨：夭壽喔！進來不講！

(紅姨快速敲擊木魚，胡亂唸起收魂咒，過程中踉蹌跌倒。)

紅 姨：三魂路頂亦有散，亦有玉尺量魂歸。急收魂急急到，急急收魂急急回。收卜頭魂歸，

腳魂回，收卜三魂七魄歸本身，收卜十二

條神魂歸本身，收卜信女洪穗三魂七魄歸本身。神兵火急如律令……。

(倉皇中紅姨點香金燒到手，回身撞倒椅子。又執起法鈴胡亂搖了幾下，最後往嘴裡倒進一口米酒。)

囡 仔：原來厝姨叫作「洪穗」？

紅 姨：欸——(紅姨向門外吐去，一口酒正好吐在阿叻仔臉上。)

紅 姨：奪命鬼！一魂一命還留在枉死城，恐怕追不回來。

阿叻仔：你一下叫他人一下叫他鬼，這樣他到底是人還是鬼？

紅 姨：不速鬼！

囡 仔：(國)我不「素」鬼，「素」神！(笑)

紅 姨：不可以對神明不敬，我再讓你們這樣戲弄早晚去做鬼！

(停頓。)

囡 仔：十二指仔的白文鳥腳斷去。

紅 姨：誰的腳？

阿叻仔：（唸）西市尾，十二指，烏仔硬咬金釵米；
解籤詩，狗咬豬，尻川賴搨得血牽絲。

紅 姨：方水火那塊比人多兩根手指頭也沒有比較會算，一些癩呆還慳慳繳錢請他打屁股。他跟他那隻白文鳥串通好了，專騙一些艱苦人。

囡 仔：侯嘴說白文鳥在哭，哭說工作太操勞，整天咬米，累到腳斷掉。

紅 姨：聽恁那塊侯嘴叔仔在嚎泣，到現在還有人相信他聽得懂鳥說話。

阿叻仔：（唸）侯喙仔，通人知，飼鳥練瘡話；
講笑談，花花花，鳥喙啄得變青盲。

紅 姨：（生氣。）你是唱煞沒？

囡 仔：是真的，白文鳥的腿斷了，連著皮在那裡晃來晃去。

紅 姨：夭壽！是有要緊否？

囡 仔：我阿公把他接回去了，現在包膏藥在休養。

紅 姨：恁阿公真正厲害，連白文鳥都能救，明月伯是仙，不是人。

阿叻仔：如果這樣，囡仔就是「仙童」囉。三月二三媽祖生，換囡仔坐藝閣扮仙。

囡 仔：我才不要，化妝裝查某，那樣不男不女。
（停頓。）

囡 仔：乸姨，我去跟到歹物仔。

紅 姨：你知不知道我很忙？

阿叻仔：忙什麼？忙著作春夢？

（阿叻仔佯裝女人的呻吟聲。）

阿叻仔：嗯……信忠……：……

（紅姨一手把腳上的木屐甩出去，門外的阿叻仔笑著躲開。）

紅 姨：恁都給我回去！不要在這裡作孽變弄！

阿叻仔：十二指神算的肉傀儡一日到晚跟蹤囡仔。

紅 姨：你說什麼肉魁儡？

阿叻仔：土地爺神尊，他站在通海街口盯著囡仔看。

紅 姨：福德神尊在看著你？（掐指。）龍抬頭又

還沒到。

囡仔：因為他不是福德神尊，他是警總派來的。

（紅姨聽到這兩個字突然情緒驟變，下意識望向四方，聲音變得十分低沉。）

紅姨：囡仔人有耳無舌！不要黑白講！

囡仔：乸姨，褚信忠是誰？

（停頓。）

紅姨：……一個朋友。

囡仔：他是鬼？

紅姨：好了！恁趕快回去！天都要暗了，再不回去我要去跟明月伯告狀！

（紅姨做勢把囡仔向門口推。）

囡仔：乸姨，（慎重其事。）我要觀落陰。

（停頓。）

紅姨：瘋囡仔！不行！我不幫小孩觀落陰！

阿叻仔：你幫囡仔觀落陰阮就不四處講剛剛我們聽

到的代誌。

紅姨：袂使啦！！

囡仔：因為我不會哭，恁大人就緊張得要死，一下收驚作法，一下喝化符水，一下又扮鬼嚇我。現在我想觀落陰，怎麼又不行？

紅姨：扮鬼嚇你的是恁做棺材的主源伯仔，不要賴我喔！

阿叻仔：（唸）西通口，葉主源，棺材做床睏；日時鑿，夜時刺，刺到兩粒大廩核。

紅姨：你還唱！我去找你爸！

阿叻仔：乸姨！好啦！不是很多人觀到的時候都目屎流目屎滴？你幫他觀，搞不好觀了囡仔就學會哭了。

（紅姨猶豫。）

紅姨：我問你，為什麼你想要觀落陰？

囡仔：我要找我媽媽？

紅姨：你知不知道觀落陰找的不是活人？

囡仔：我媽媽死了。

紅姨：你怎麼知道？

囡仔：全通海街的人都說她死了。

紅姨：慫囡仔！

囡仔：要不然我問你，褚信忠死了嗎？

紅姨：（支吾其詞。）……八成是死了。

囡仔：兩成沒死，你還是下去找？

紅姨：你這個囡仔！鬼精得！

（兩個孩子盯著紅姨看。）

紅姨：哎呀！那個叫做代觀，你們不需要了解

啦！

阿叻仔：你在做壞事，因為你怕別人知道。

紅姨：不要亂講喔！（對囡仔）這個不是在玩咧！

你知道嗎？

囡仔：我如果在地府看到他，就代表他死了，如

果沒有，就還有希望。

（紅姨的眼神略顯憐惜。）

紅姨：你說福德神尊在看顧你？

囡仔：厝姨，拜託你，我有帶我媽媽的相片來。

紅姨：哎呀囡仔，淑榮我認識啦。

（停頓。）

紅姨：囡仔，紅姨跟你講，你沒有號名，無法將

你的名字稟天告地，要是覺魂催不回來，

非常危險。

囡仔：我的名字叫囡仔，全通海街的人都叫我囡

仔，我老爸姓江，喊江囡仔我一定知道是

在叫我。

紅姨：如果下去，年紀太小，元辰宮還不穩固，

搖搖欲墜，隨時有可能會垮，而且很有可

能什麼都看不到。

囡仔：我只想看我媽媽一眼。

（紅姨不捨。）

阿叻仔：厝姨，你幫他觀啦！囡仔出生不會哭，到

現在都沒哭過，搞不好觀完就吼出來了。

現在都沒哭過，搞不好觀完就吼出來了。

紅姨：哪來這麼多嘍囉貢的想法，（對囡仔。）

紅姨沒有你的生辰八字，也沒辦法，要是

被你爸爸知道，我會……。

囡仔：我出世同時陣，我阿嬤死。

紅姨：高對仔死的時辰？

（紅姨翻出櫃子裡的一本舊簿子，翻到其中一頁。）

紅姨：好！我帶你觀。但是你聽詳細，等一下下去，不管遇到誰，都不能跟著他走，等他來找你，路上有人奉茶不要喝，如果迷了路，找土地爺！福德神尊是掌管名簿的，開壇後我會先跟他知會一聲，拜託祂一定要帶你回來。聽到我叫你江囡仔，記得要跟、要答，不然一魂留在裡面，催不回來……

囡仔：會怎樣？

紅姨：在裡面迷路，覺魂未歸，你會一世有體無魂，像一個只會呼吸走路的傀儡仔仔。

（紅姨開壇作法，他在供奉臨水夫人的神桌前，焚香焚燭，帶領囡仔燒香膜拜。）

（紅姨在囡仔的眼睛綁上紅巾，讓他脫了鞋，赤腳踩在裝了水的水盆裡。）

（紅姨以極快的節奏敲擊木魚。）

紅姨：（持咒）天清清，地靈靈，請恁三姑來問明。

問明問哀哀，請恁三姑出壇前。壇前七項有：亦有花，亦有粉，亦有親呀親果子，也有萆葉藤。萆葉甜甜，好食不分伊。一條繡繡繡觀音，二條繡繡繡鳳錦。鳳錦飛來米先荅，七尺紅綾盤米荅……

（紅姨唸咒的過程裡，通海街上活人來來去去，與幻影裡飄忽模糊的人形相互疊合交錯，相安無事。）

紅姨：（持咒。）日時燒香乎姑坐，暗時燒香請姑來。請恁大姑來坐正，二姑來問聖。三姑燒香續尾句，尾句分明分汝聽。草蠅金花十二件，腳量落雲十八幅。陰旦接陰府，陰府公，開宮主。大步來接應，寸寸來分明……

（燈光轉換，舞臺上紅姨持咒的過程，身軀逐漸佝僂萎縮。轉進下個場景前，飾演紅姨的演員看起來已經是一位耄耋體衰的老嫗。）

【第三場】尋地府

1.

場景：紅姨道館。

時間：現代，傍晚。

（道館燈光昏暗，紅姨孤寂地蜷曲在一張椅子裡。）

（鎖匠上，背著一個帆布背包，背包從外觀看來裝了

很重的東西。）

紅姨：你是要問事還是收驚？

鎖匠：請問你是洪穗本人？

紅姨：我是。

鎖匠：我是人家介紹的，從臺北來，我想要觀。

紅姨：觀什麼？

鎖匠：人說你有在觀落陰。

紅姨：我沒在做那個。

（鎖匠放下背包，拿出一個紅布袋，放在祭壇上。）

紅姨：真歹勢，不是錢的問題。

（紅姨把紅包推回去。）

鎖匠：那是做好事。

紅姨：騙人的把戲。

鎖匠：親人過世，心內不甘，無非是想再見一面。

紅姨：見到又如何？

鎖匠：有的人是因為想念，有的人是因為遺憾。

紅姨：見了以後，想念更深，遺憾只會更厚。

鎖匠：請你幫我觀。

紅姨：我不會。

鎖匠：（指神壇。）臨水夫人面前，看在亡者生

前受拖磨、活人孤苦無濟，乞求得到解答，

發發慈悲。

紅姨：（眼神疑惑。）干我屁代？

鎖匠：我拜託你！

（停頓。）

紅姨：（笑）你讓我想起以早的一個囡仔，沒號

名，不會哭，拘執硬鼻，才幾歲要我幫他

觀落陰。就像你現在這樣……

（紅姨說到一半，突然停下來抬頭看鎖匠，瞪目。）

(紅姨伸手摸鎖匠的臉。)

紅姨：囡仔？這麼老？

鎖匠：(笑。) 厝姨，照鏡子看看你自己？你才

是老了。

紅姨：真的是你？

鎖匠：厝姨，三十六年，再回到通海街，沒想到

還能再見到你。

紅姨：日往月返，時間在過，你沒看到通海街還

是同樣，什麼都沒變。好像只是睡一覺醒

來，打開門窗，街上的人頭毛都由黑轉白

了。你阿公、千歲府早就都回去了。你來

做什麼？

鎖匠：見我媽媽一面。

(停頓。)

紅姨：(不堪地笑。) 你是要戲弄我？你分明就不

信我！從小就這樣！不然我跟你會失禮！

你放過我！

(紅姨無力而跪下，鎖匠箭步上前攙扶。)

(燈暗。)

(南管樂音進。)

2.

場景：幻象。

時間：一九八七年，春分過後，夜。

(漆黑的舞臺上煙塵環繞，火光熠熠，有風聲，混雜

著飄渺的南管樂音。)

千歲府(唱)：

「大路關，平波波。小路關，透地牢。

大路陰府城，找起母親找親情。

善才龍女慢當行，罔兩將軍綴汝行。

雙腳背手過橋邊，銅蛇鐵鼠閃一邊……」

(眼睛綁著紅巾的鎖匠在舞臺上摸索向前，周遭環境

和通海街神似，但色澤、情調，又完全不同。)

(接下來囡仔與紅姨的對答，皆為畫外音。場上遊走

的鎖匠時而抬頭向天，時而做出與話語相應的動作。）

（鎖匠探索的過程中，迷樣的土地公神偶一路保持距離跟隨，像是在引領鎖匠找到年輕淑榮。但鎖匠始終沒發現淑榮。本場年輕淑榮出現的時候，都只有一閃即逝的背影。）

（OS）

紅 姨：你看到什麼？

囡 仔：什麼都沒有！

紅 姨：四界找找。

囡 仔：厝姨，土地公在跟我。

紅 姨：阮沒有做壞事情，不用怕！身邊有什麼？

囡 仔：這裡像通海街，但又不像。

紅 姨：還有看到什麼？

囡 仔：十二指神算方水火。

紅 姨：他在做什麼？

囡 仔：在打人家屁股。

紅 姨：憨人槌槌。

（舞臺上一區，信徒排隊向方水火懺悔自己的罪。年輕淑榮在隊伍裡，他向方水火懺悔，趴在地上讓他打屁股。）

囡 仔：我看到空明法師。

紅 姨：他在做什麼？

囡 仔：放粉鳥。

紅 姨：愚人恂恂。

（舞臺上一區，信徒排隊向空明法師懺悔自己的罪過。年輕淑榮也在隊伍中，他懺悔、領一隻粉鳥，放飛。）

囡 仔：三生石飼料行的侯嘴。

紅 姨：他在做什麼？

囡 仔：在跟粉鳥說話。粉鳥在他臉上放屎，他還

笑笑地。

紅 姨：痴人慳慳。

（舞臺上一區，侯嘴和鳥說完話，鳥又飛回去空明的籠子裡。）

囡 仔：棺材店的頭家葉主源在睏晝。

(舞臺上一區，葉生源從做到一半檜木棺裡爬出來，

伸了一個醉醺醺的懶腰。)

(年輕淑榮慌張闖入，像是在躲避鎖匠的找尋。)

(葉生源讓年輕淑榮躲進去棺材裡，隨後將棺木板蓋上，在邊緣釘上釘子。)

紅 姨：狂人癡癡。

(葉生源下。)

(鎖匠沒發現淑榮，一路走到千歲府幾個老人面前，老人奏著南管。)

(曲音繚繞，我們聽見從棺木裡傳出來的撞擊聲。)

囡 仔：阿公和千歲府那群老人也在這。

紅 姨：你還看到明月伯和他那群挨弦仔的老伴？

囡 仔：對啊，他們都在這。

紅 姨：奇怪，你怎麼看到的全是活人？

(轉眼通海街上的人又消失在煙塵裡。)

紅 姨：繼續看，有死人嗎？

囡 仔：我沒看過死人，不知道他們生得怎麼樣。

紅 姨：也對，你才幾歲，沒遇過人死。

囡 仔：一群魚仔！

(舞臺上出現一群發光的鯽魚，向上舞臺游去。)

(鎖匠受到吸引，跟上。)

囡 仔：魚仔帶我去更遠的地方，那裡的人穿的衣服又更古早。

紅 姨：囡仔，好回來了！不要再跟去！

(舞臺左側有一群人，接近臺灣一九五〇年代時尚。士農工商，也有知識分子，其中一個人在上面演講。)

囡 仔：有一個人站在前面說話，很風神的模樣。

紅 姨：趕緊回來！不要再去了！回來！

囡 仔：紅姨，我看到你！你在那裡！

(讀書會的人群裡，年輕紅姨站在人群外，仔細聽講，和年輕的褚信忠眼神偶有交會，散發出光芒。)

囡 仔：厝姨，你少年好嬉！

(停頓。)

囡 仔：你們在談戀愛呦？

紅 姨：回來！不要再去了！

(鎖匠向前，正要和褚信忠對到話，突然場上一陣騷動，憲警上場，讀書會上的人一哄而散，來不及跑的，被手槍當場擊斃。年輕紅姨和褚信忠在人群沖散了。)

(煙塵四起，南北管樂音交錯混雜，幻象扭曲變形。)

囡仔：大家開始跑！四界藏！鬼差來了！快跑！

快跑！

紅姨：那個男人！你去問他！別讓他走了！

囡仔：你不是叫我回來？

紅姨：追上去！追上去！去問他！問他是生是

死？

(樂音乍停，舞臺上一片空無，只剩鎖匠一人和迷樣

的土地公神偶。)

紅姨：(淒厲地。)去問他！去問他！

(燈光轉換，紅姨和囡仔已在場上，阿叻仔從窗外露

出一隻大耳朵。)

(紅姨替囡仔解下臉上的紅布，困惑地看著他。)

紅姨：囡仔，地府裡面，你看到的怎麼會都是活

人？

囡仔：(意有所指。)因為那是你的地府，不是我的。

紅姨：什麼意思？

囡仔：我看到的全是活人，卻看不見我媽媽。

(停頓。)

囡仔：你活在活人的地府。因為你做了壞事情！

紅姨：黑白講！你刁故意說的？

囡仔：我本來會有媽媽。

紅姨：誰告訴你這些事？

囡仔：是你們把她趕走，逼她離開通海街！你們

都說謊話！

紅姨：(恍然大悟。)你根本什麼都沒有看到！

你在講白賊騙我！

(江潮生上，氣憤。侯嘴、葉生源、方水火、空明隨

著上，在一旁看。)

潮生：你們在幹什麼！紅姨，你怎麼可以這樣？

他年紀這麼小！

囡仔：爸爸，我找不到媽媽。

潮生：你媽媽還活著！幹嘛要去那裡找！

（江潮生一把把紅姨推倒，其他人冷眼旁觀。）

囡仔：（指著所有人。）為什麼騙我媽媽死了？全

通海街都是鬼！你們把媽媽一個活活的人

趕出去！

（鎖匠回頭，他和土地公神偶分立舞臺左右，遙遙相

望。）

（燈暗。）

【第四場】哭路頭

1.

場景：紅姨道館。

時間：現代，傍晚。

（紅姨轉為佝僂的身軀，回到3-1的位置。）

紅姨：古早女性堅苦，嫁出去就要順夫家的意。

淑榮出生在頂回窰的大戶人家，千金小姐，

書讀得好，有自己的想法。不同時代，不過我和你媽媽同款，都想要做新時代的女性，誰想要一輩子老死在通海街這麼一個小地方。

鎖匠：如果這樣，你怎麼還在這裡？

紅姨：一個女孩子要離開通海街，哪有那麼簡單。

嘉興客運的鋁梯一檻這麼大檻，腳要跨上去，需要多大的勇氣？

鎖匠：你自己走不了，所以逼他走。

紅姨：（笑。）憨呆，我走不了是因為我害死一個人。你媽媽走，是因為她去愛到一個人。

（舞臺一角，年輕淑榮和一個打扮男性化的穿西褲的女人幽會。淑榮走近時，女人發現她已懷孕孕微凸的小腹，先是震驚，而後溫柔地撫摸。）

鎖匠：那個人鐵定不是我爸。

紅姨：你媽媽嫁給你爸爸是因為他在臺北工作，以為嫁給他就得救了，永遠逃離這個把人活到死的小鎮。誰知道潮生後來反悔。

鎖匠：那個「穿褲的」人是誰？

紅姨：（笑。）一個有理想抱負的女人。那個時候人們都叫他們穿褲的。她要帶淑榮走，可是你媽媽已經懷了你。

鎖匠：是我讓她走不了？

淑榮：那個時代，每個人的腦袋都被打結了。善良的心，做出來卻是傷人的事。你出世和阿嬤過身同一天，同一家病院。人家說那是囡仔嬰的身體在等著「接魂」，所以出生時不哭。你阿公明月伯一句話說：「等候淑榮月內坐煞回來才算完滿。」於是大冰塊一塊一塊從新市場地拉回來貼。淑榮在頂回窠月都還沒做滿，一路爬進去，爬到春光漢藥店的店面口，總共八十公尺……

（南曲音樂進。）

（燈光轉換。）

2.

場景：通海街／高對靈堂。

時間：一九七九年，中晝。

（高對的靈堂設在舞臺中央，一早趕菜市的鎮民們，左右開道，各自找好位置看這齣精采的「哭路頭」人倫大戲。）

（年輕淑榮身穿洋裝，外覆首服，站立舞臺一隅。）

（淑榮開始爬行的時候，飾演紅姨的演員已回到中年的身形，在後面跟著。）

紅姨：趴落！爬進去！

（淑榮趴地，喉嚨乾涸發不出聲。紅姨從後頸上一按，

淑榮原本哽住的哭聲嘔了出來。）

（淑榮爬，紅姨隨侍，提醒他哭的要領。）

紅姨：哇——啊吾母啊。

淑榮：啊——吾母啊！

紅姨：悲喔。

淑榮：啊——吾母啊——悲喔！

紅 姨：新婦不孝喔。阿對娘啊！新婦轉回囉！

淑 榮：啊——新婦不孝喔！

紅 姨：悲喔！卡大聲勒！

淑 榮：悲喔——

紅 姨：吾母啊！（大聲提醒。）落感情下去。

淑 榮：啊——吾母啊——

紅 姨：太含蓄！要哭給天地聽！

（淑榮踢掉惱人的跟鞋，整條裙子都掀到腰際去。聲量再加一倍，奔放自由地即興起來。）

淑 榮：吾母啊——哇啊啊啊——新婦不孝喔——

哇啊——您做您去——放阮孫世細安

怎好好奉待您——啊——悲啊！新婦不

孝喔！未赴有孝您尊親慈母啊——吾母

啊——阿娘喂啊——哇啊——阿娘您等

啊——您等等阮啊——唔——哇啊——悲

啊——慟啊——！

（淑榮爬到一個手上拎著兩尾魚的婦人身畔，和那兩尾死魚大眼瞪小眼。婦人怔怔地立在那裡苦著一張

臉，頻頻用袖套抹鼻涕。）

婦 人：新婦可憐，攔真嗷哭喔！

（雷聲四響，混著靈堂那邊傳來的北曲：木魚、小鑼、噴吶、響盞，亂哄哄地跌在一個萬馬奔騰的高點上，雨真的落了下來，鎮民紛紛躲避。）

（燈光轉換。）

3.

場景：高對靈堂前。

時間：一九七九年，下晝。

（驟雨方歇，天仍烏暗。）

（臨時擺設的祭案上的一對白燭，白燭搖曳的火光照亮了春光漢藥店的藥櫃：紫苑、寒水、中姜、白芷、續斷、斑蝥、冬凌草、半夏曲。潮生和淑榮兩人像

是被這些古老的楷體黑字簇擁著。）

潮 生：我決定辭掉臺北的工作，回來照顧爸。

淑 榮：什麼時候決定的？

潮生：淑榮，媽走了，爸需要人照顧。將來孩子長大，我們如果都吃公家飯，也比較穩定。

淑榮：為什麼一定要你？二哥二嫂他們……

（淑榮發現自己說得太大聲，停了下來。）

（潮生讓自己靠近一點。）

潮生：臺北我們可以以後再去。爸都已經快九十了，還要維持這間店。

淑榮：帶爸一起去？

潮生：妳知道不可能，他放不下那些作詩唱曲群老人伴。爸離開的話會像魚仔離水，很快就會沒法喘氣。

（淑榮垂下頭找不到話。）

潮生：老實說，我心裡厭死臺北了，烏煙瘴氣，你和孩子去了也不會開心。

淑榮：在這裡我更不開心。

潮生：你聽我說，我保證！等幾年穩定了我們一起上去。

（淑榮沒有回答。）

（隊伍啟程，明月伯最後一個踏出店門，轉頭悠悠地面向淑榮。）

（西索米管樂隊和牽亡歌交雜出中西合璧的進行曲。

遠處傳來阿叻仔的喊叫，襯著幾響悶雷。）

阿叻仔：透大風囉！落大水囉！悲喔！新婦嗷哭喔！

（年輕淑榮朝店外奔了出去。）

淑榮：恁祖母袂癱！恁祖母袂癱！

（暮色金黃，彩霞滿天。）

（燈光轉換。）

【第五場】暴徒

1.

場景：紅姨道館。

時間：現代，傍晚。

紅姨：斬斷腳手，才能重獲新生。

鎖匠：全通海街都在逼她走，實在真狠。

紅姨：通海街的人都在啃現世的報應。一條軀體說起來這麼短，從五臟六腑一路啃，啃到心肺、血肉、手腳、皮骨都撒撒去，最尾剩一張嘴掛在那。咕、咕、咕。誰知道一眨眼整條街整百人沒了，他們不是狠，是怕。

鎖匠：整百人？

紅姨：潮生、淑榮還小的時候，通海街的人最清醒。五〇年代，最有理想才情的人都在這。那時候通海街不只通海，還通往世界。誰知道精光人越多的地方是非越多，最後聰明的攏總住進七寶塔了，留下來的剩一群侷鈍的！觀音媽保庇喔。

鎖匠：那你為什麼回來？

紅姨：等一個人。

鎖匠：褚信忠？

（紅姨面露疑惑，而後似乎恍然大悟，接著大笑。）

紅姨：難怪——古早的事情都是他告訴你的？我

以為你小小年紀真的會通靈！

（燈光轉換。）

2.

場景：通海街／春光漢藥店。

時間：一九八六年，行憲紀念日，傍晚。

（明月伯端上一盤疊得像塔一樣高的清蒸鯽魚，和一碗公的魚湯，漢藥店的藥櫃權充餐桌。藥櫃前方有一臺小小的映像管電視，電視被成堆的藥材所包圍，在陰暗的空間裡發著強光。）

囡仔：沒味！

江明月：將就一點，阿公不會煮。

囡仔：爸爸去哪裡了？

江明月：去臺北找人。

囡仔：找媽媽？

（明月伯沒有回答，夾了一尾鯽魚到囡仔碗裡。）

囡 仔：阿公，我不要吃囡仔魚。

江明月：為什麼？

囡 仔：我只會吃白帶魚，囡仔魚的魚刺我不會戳。

江明月：見笑死！海口囡仔不會戳刺？海口人是貓

嘴，汝是海口囡仔，得要學會吃魚戳刺。

通海街人是戳刺世界第一。來！阿公教

你！

（明月伯夾起一整尾鯽魚，一口放進嘴裡。嘴巴鼓鼓

地動了幾下，發出極為刺耳的 咭、咭、咭、咭！

的響聲，整條鯽魚的大小魚刺像衛兵一樣，一根一

根在他的兩唇之間排隊，沒兩下已經由高到矮整隊

集合完畢。）

囡 仔：（訝異但擔心。）好厲害！可是只有你會！

明月伯：很簡單，全通海街的人都會。

（囡仔盯著鯽魚發呆。夾起來大咬了一口。）

明月伯：用嘴齒和舌頭，用力吸，像這樣。咭、咭、

咭、咭！部隊集合！兵仔由矮到高排排

站……

囡 仔：（走向電視。）咭、咭、咭、咭……

（老三臺的主播聲音鏗鏘柔韌、剛正不阿，聽起來十

分具有公信力，正在報導臺北街頭的警民衝突。）

主 播……車站前的陳情活動演變成暴力示威，

現場一千多名警力有多人掛彩，但警方人

員和手持棍棒和汽油彈的暴徒對峙。各位

可以看到現場混亂的情況，暴徒甚至開車

衝撞鎮暴防線上的蛇籠拒馬，所幸鎮暴員

警英勇抵抗，目前暴徒多數已經遭到警方

逮捕，其餘仍有多名流氓及暴徒在勸導中

朝四方逃竄……

囡 仔：阿公！那個人是不是媽媽？

（明月伯也靠近電視看。）

明月伯：不是。

囡 仔：那是！媽媽真的沒死！她在電視裡面！

（停頓。）

囡 仔：她在流血！

（停頓。）

囡 仔：他說媽媽是暴徒。阿公，暴徒是什麼？

明月伯：暴徒就是壞人的意思，但是那個人不是你

媽媽，趕快吃飯。

（明月伯把電視關掉。）

囡 仔：如果警察是好人，為什麼他們要打警察？

明月伯：有一些事情，不是我們眼睛看到的那樣，

等你長大就知道了。

囡 仔：嘔——啊——

明月伯：怎麼了！哽到？這麼憨慢？

（囡仔被一根細刺鯁住了喉嚨，說不出話來。）

明月伯：嘴打開！阿公看。

（囡仔咳不出來，表情十分痛苦。）

（明月伯用力拍囡仔的背，囡仔看起來更痛苦了。）

明月伯：趕緊配一口白飯吞看看，阿公去幫你倒茶。

（明月伯起身下。）

（囡仔伸手進喉嚨試圖找刺。門外傳來呼喚囡仔的聲

音。）

（囡仔循聲走到空無一人的通海街上。夜裡，無雲，

月光皎潔。）

（淑榮從暗處現身，臉上有明顯的包紮。）

淑 榮：囡仔，是媽媽。

（停頓。）

淑 榮：我是你媽媽，我叫黃淑榮。

（囡仔想說點什麼，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

淑 榮：長這麼大漢了！我回來是要拜託他們給你

取名字，讓你可以去上學。

囡 仔：我有名字。

（囡仔因為喉嚨還鯁著刺，說話聲音沙啞。）

淑 榮：每一個人都需要名字，囡仔不是一個名字。

有名字你說話才會有人聽。

囡 仔：我不需要名字。

（土地公神偶出現在街角。）

（囡仔遲疑，淑榮向前，兩人幾乎已經要觸碰到彼此。

囡仔轉身呼叫。）

囡 仔：（對神偶。）警總！警總！黃淑榮在這裡！

快來抓她！

（淑榮愣在原地。）

囡仔：你們要抓的人在這裡！她是暴徒！暴徒！

快抓她！

（土地公神偶本來向著這邊，聽見囡仔的喊叫，開始向後退，最後往反方向逃。囡仔發狂似的追了上去。）

淑榮：（對著囡仔離開的方向。）囡仔！要記得！

沒有名字沒關係！知道自己是誰就好！

（淑榮退後，再次消失在黑暗裡。）

3.

場景：通海街角落。

時間：一九八七年，行憲紀念日，夜。

（囡仔追著土地公神偶來到死巷。神偶跌了一大跤，

發現自己已經無處可躲。囡仔捶打神偶。）

囡仔：你為什麼要跑？

（神偶裡的人緩緩拿下偶頭。一位面容憔悴，滿臉鬍

鬚的老者。說話帶著濃濃鄉音。）

囡仔：（小聲。）我要……報案……

褚信忠：報什麼案，你媽媽她不是壞人。

囡仔：她是暴徒。

褚信忠：人家說什麼你就信！

囡仔：你是誰？為什麼躲在裡面？

褚信忠：這個世界沒有真正的壞人，只有做壞事的人。

囡仔：你是鬼嗎？

褚信忠：我不是鬼，我是人，但我這幾十年的確活

得像一隻鬼。

（囡仔害怕地向後退。）

褚信忠：你不需要怕啦！我叫褚信忠，過去是你紅

姨的……好朋友。可是我後來做了……壞

事。

囡仔：你為什麼要一直躲在裡面偷看我？

（褚信忠示意囡仔小聲一點。）

（兩人並肩坐下。）

褚信忠：我不是在看你，我是在看整條通海街的人。

囡 仔：你是井腫？

褚信忠：你才腫，你全家都腫。你相信我，你媽媽

她不是壞人，她是通海街最勇敢的人。

囡 仔：可是電視說她是暴徒。

褚信忠：有些事情我現在講給你聽你可能聽不懂，

但總有一天你會懂的。

囡 仔：你說！我懂！

褚信忠：做壞事的人不一定是壞人，做好事的也不

一定是好人。懂？

（停頓。）

褚信忠：有時候好人也會做壞事，壞人也會做好事。

懂？

囡 仔：不懂。

褚信忠：就說你還沒辦法懂吧。其實不要說你，很

多人都不是太懂。

囡 仔：你再說，我好像快懂了。

褚信忠：有些人是要為了不公平反抗，但反抗的人

就變成不合群的人。

囡 仔：為什麼要這樣？

褚信忠：都是為了心裡認為最有價值的事。

囡 仔：勇敢嗎？

褚信忠：爭取那些事的確需要勇氣。

囡 仔：但他們看起來很怕。

褚信忠：怕還做才叫勇氣。真正勇敢的人不需要躲，

也不需要解釋。

囡 仔：那你為什麼要躲？

褚信忠：因為我怕，而且我很卒仔。

（停頓。）

褚信忠：像你就很勇敢，敢直接揭穿我。

囡 仔：可是我好不容易找到我媽媽，馬上又把他

嚇跑了。

褚信忠：（笑）你這個囡仔。我跟你說，你要學習

一件事，有時候不要只用眼睛看東西。

囡 仔：不用眼睛怎麼看？

褚信忠：（指囡仔的左胸口。）用這裡看，如果看

不清，就把眼睛閉起來。

囡 仔：像觀落陰那樣嗎？

（褚信忠點點頭。）

褚信忠：人世間有很多道理，不是你眼睛看到的那樣，你要用心去體會，找到你真正相信的事，和你的信念相違背的事，就不是對的事。

囡 仔：什麼是信念？

褚信忠：信念就是除了勇氣，一個人活著最需要的

東西。

（停頓。）

褚信忠：你慢慢就會懂啦，來！你把這個戴起來。

（褚信忠讓囡仔戴上偶頭。）

褚信忠：這是一個無敵防護罩，帶著它，從裡面看出去，你會看到很多你以前沒有發現的祕

密。

（囡仔興味盎然地戴上偶頭。）

囡 仔：那你把它給我，不就沒有防護罩保護了？

褚信忠：我現在不需要它。

囡 仔：為什麼？

褚信忠：因為我要像你一樣勇敢，去面對我的宿敵。

囡 仔：藏鏡人？

褚信忠：（搖頭。）不是！是我自己。

（褚信忠下場。穿著神偶囡仔因為相對矮小，腳完全包在裡面，看來有些滑稽，他晃呀晃地跑回剛剛淑榮出現的那個角落，但淑榮已經不在。）

（燈暗。）

4.

場景：紅姨道館。

時間：現代，傍晚。

鎖 匠：他把自己套在神偶裡，其實在為自己贖罪，

一方面，在守護。

紅 姨：難道讀書會的事也是他告訴你的？

鎖 匠：（做矇眼動作。）我是在裡面觀到的。

紅 姨：你白賊！其實你什麼都沒觀到。

（紅姨鑽到神壇後面，在神桌下像是在翻找著什麼。）

紅 姨：觀落陰不是人人觀得到。什麼樣的人觀得到，你知道嗎？

（鎖匠搖頭。紅姨搬出一個陳舊的迷你型保險櫃。）

紅 姨：有祕密的人。

（停頓。）

紅 姨：有缺憾、又嫉妒，又不能輕易說出來；或者只能講給某個人聽，但那個必須聽的人又已經不在。

鎖 匠：被你說得觀落陰像在討債。

紅 姨：就是！人只會看到他最企望，最放不下的東西。

鎖 匠：所以你覺得那時候我騙你。

紅 姨：你怨我，所以用我在人世的地府來懲罰我。

（兩人會心地笑。對話中，紅姨細心地擦拭那個保險櫃。）

鎖 匠：（坦然。）我在去找你之前，已經知道讀

書會的事。

紅 姨：很好，說實話下了地獄才不會太痛苦。

鎖 匠：不是只針對你，我氣通海街所有的人。他們說是出於善意，但各個都是平庸的邪惡，他們不知道我對母親的想念。

紅 姨：你不能怪通海街人，他們疼你。再說，你不是出於想念。

鎖 匠：憑什麼這樣說？

紅 姨：你那是恨，不是想念。恨自己沒辦法擁有一個母親。你從來沒見過你媽媽，如果淑榮那時候真的已經死了，對你能有什麼差別？你怨對你媽媽，因為她把你丟下，去找她自己的幸福，那等於把你丟給不幸福。

鎖 匠：照你這樣講，來觀落陰的人是來尋仇？

紅 姨：也不是！

鎖 匠：什麼意思？

紅 姨：是來尋仇，但尋的是自己對自己的仇，求的是永遠無法獲得的原諒。

(停頓。)

鎖匠：我小時候常看他們觀，他們觀到死去的親人，說出來的話，都很幸福。

紅姨：但你又如何確知他們有說老實話？

鎖匠：原來你幫人觀落陰，卻不相信觀落陰？

紅姨：我相信來觀的人都只看得到自己想看看到的。

鎖匠：你失去你的信仰？

紅姨：就算是這樣也沒關係，透過一個儀式讓人看見自己想看的，難道不算一件善事。就算假，也能撫慰一個遍體鱗傷的靈魂。

鎖匠：為什麼不再做？

紅姨：你知道嗎？雖然淑榮丟下你，但她對你只有愛。而你對她卻只有恨。

(停頓。)

紅姨：等到褚信忠，我覺得我的罪孽已經贖完了。

鎖匠：你關那十三年，還不算還完？

(話語中，飾演紅姨的演員身軀逐漸又轉變回壯年。)

紅姨：(笑)笑談。我沒有犯罪，被關還能算還？

我要還的不是那些。

鎖匠：那你要還的是什麼？

(燈光轉換。)

【第六場】元辰宮

1.

場景：紅姨道館。

時間：一九八七年，清明前夕，深夜。

(燈光完成前，原本鎖匠的位置換成了褚信忠。)

(上一場那座迷你保險櫃，擺在神壇上相同的位置。)

(壇前，紅姨作法。褚信忠眼綁紅巾毫光符。)

紅姨：(持咒。)…：日時燒香乎姑坐，暗時燒香請姑來。請恁大姑來坐正，二姑來問聖。

三姑燒香續尾句，尾句分明分汝聽…：

紅姨：看到什麼？

褚信忠：一團光。

紅 姨：往光去。

（紅姨敲木魚，唸了幾句咒語。相較於上一次觀落陰，紅姨的語氣相對柔和許多。）

紅 姨：（持咒。）……草蜢金花十二件，腳量落

雲十八幅。陰旦接陰府，陰府公，開宮主。

大步來接應，寸寸來分明。大路關，平波

波。小路關，透地牢。善才龍女慢當行，

罔兩將軍綴汝行……

紅 姨：看到什麼？

褚信忠：一道上了鎖的門。

紅 姨：四處找找，看有鑰匙沒有？

褚信忠：沒有。看到一個人影，站在雲煙裡。

紅 姨：哪一位神尊？

褚信忠：觀音。

紅 姨：拜拜祂，拜託祂幫你開門。門開了嗎？

褚信忠：開了，門的外面是一片田園。

（紅姨敲擊木魚，唸起開路咒。）

紅 姨：看到什麼？

褚信忠：一棟矮房子，旁邊一口井。

紅 姨：那是你的厝，進去看看。

褚信忠：門上鎖了。

紅 姨：菩薩還在嗎？

褚信忠：祂站在遠遠的地方往這邊看。

紅 姨：拜祂，邀請祂過來。

褚信忠：祂只是笑。

紅 姨：繞過房子，看看有沒有其他的入口。

褚信忠：從院子進去，窗戶開著。

紅 姨：從窗戶進去看看。

褚信忠：進來了，什麼都沒有。

紅 姨：什麼都沒有？

褚信忠：什麼都沒有。

紅 姨：去廚房看看。

褚信忠：什麼都沒有。

紅 姨：米缸呢？

褚信忠：沒有米缸。

（褚信忠把紅巾和毫光符從臉上扒下來，已經淚眼婆

婆。)

褚信忠：什麼都沒有了！我被害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還能有什麼？

(紅姨也跟著哭。)

紅 姨：三十年了，我不願意相信你已經死了，就等你回來跟我討這句話。

褚信忠：我命大，沒被虐死，但我就要看，站在通海街金金看，睜睜相，看到底誰才是抓耙子，每天頂著燒熱躲在神偶裡，整身軀汗。我發誓要把他找出來，怎麼會想到竟然會是你？

紅 姨：我嫉妒你們翁仔某，嫉妒你有家庭。你跟我好，全通海街都知道，卻都裝聾作啞。他們好言勸你回歸家庭，當一切都沒發生過。我毋甘願。

褚信忠：所以你甘願害我？

紅 姨：我當初根本不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我也坐牢了不是？那也是我十三年的青春！

褚信忠：你還知道後面還有整百條人命，沒了，現在都藏在七寶塔！沒人敢去拜，我去拜。

(停頓。)

褚信忠：回來做什麼？

紅 姨：等你。

褚信忠：嚟滿！哎呀！你罪孽深重啊！

紅 姨：等你回來，看要怎樣還你，要把我的命拿去還，我都可以。

褚信忠：怎麼還得清。

(紅姨隨手拿起七星劍，抹上自己的喉頸。褚信忠上前搶下。)

紅 姨：我當初愛你是真的。

褚信忠：還談什麼愛？我要你斟酌看，看看我們現在是人還是鬼？

(褚信忠手中的七星劍一揮，砍倒了神壇上的順天聖母像，神像掉到地上。)

(紅姨跑過去把神像抱在懷裡。)

褚信忠：一個變成茅山道姑，另一個(指自己。)

變成活死人！

紅 姨：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

阿彌陀佛——

（褚信忠頹然坐下。指著那個保險櫃。）

褚信忠：證據都在裡面，通海街不只有你一個抓耙

子。你要信不信我都不要緊，給你。你要

保守到死我也沒關係，我是沒才調。

（褚信忠下。）

（紅姨抱著順天聖母神像哭。）

（燈光轉換的過程，紅姨把神像放回壇上，轉回佝僂

的身形。）

2.

場景：紅姨道館。

時間：現代，午夜過後。

（紅姨點燃三炷香，拜了天地、鬼、神。）

鎖 匠：這就是那個保險箱？

紅 姨：他走了以後，就沒有再回來拿。

鎖 匠：你也沒有想要打開它？

（停頓。）

紅 姨：打不開。

（停頓。）

（兩人突然笑了。）

鎖 匠：這裡面放了天大的祕密……

（停頓。）

鎖 匠：你希望得到他的原諒。

紅 姨：你想，為什麼他要把這個保險箱留給我？

他花了十幾年在牢獄裡打聽，拼湊線索；

出來又花十幾年站在通海街口監視，蒐集

證據，為什麼最後卻通通都交給我，而且，

沒留鑰匙？

鎖 匠：這應當是他對你做的最大的報復？

（停頓。）

紅 姨：保守祕密的確痛苦。

（停頓。鎖匠若有所思。）

鎖 匠：乸姨，你還記得後來那場大雨嗎？

紅 姨：當然記得，從清明開始連下十七天，通海

街變成一個大魚池。

（燈暗。）

（雷聲。雨聲。）

【第七場】七寶塔

1.

場景：通海街。

時間：一九八七年，穀雨，白晝。

（因仔套著神偶，手持木杖，站在舞臺正中央。大雨

持續下著，伴著逐步增強的狂風暴雨。）

（套著神偶的因仔站在舞臺中央，隨著竹板的節奏，
身體輕輕搖晃。）

（舞臺四周不同的角落，隨著光區的轉換，依序看到
以下的人物和事件。）

（燈光轉換：侯嘴用網捕鳥，卡在捕鳥網上的鳥有些

已經死亡。他捧著鳥屍哭泣。）

（燈光轉換：空明法師和方水火鬥嘴，演變成互毆。）

（燈光轉換：阿叻仔在偷看女生洗澡。）

（燈光轉換：明月伯拍著竹板，望著千歲府的成員留
下的空板凳發呆。）

（燈光轉換：葉生源一口檳榔汁吐進一副棺材裡，咒
罵了一聲。四下無人。）

（燈光轉換：江潮生把填好的入黨同意書，放到主任
的桌上。）

（OS）

鎖 匠：我的史豔文布袋戲乸仔不見了，我也想把
賊偷找出來。我沒有找到賊偷，卻看到更
多不能理解的事情。

（燈光轉換，上舞臺深處，遠遠看見褚信忠來到七寶
塔前，焚燒金紙祭拜亡魂，紅光滿天。）

（大雨滂沱，通海街漲大水，水面下，一群發出燐光
的鯽魚，成群朝著火光的方向游去。因仔跟著魚群，
跳過一張椅，爬過一棵樹，隨著魚游的方向趕去，

最後消失在舞臺上。）

（風強雨驟，因仔不見了，通海街鄰人們分頭喊他的名字，遠遠看到七寶塔燃起熊熊火焰。）

2.

場景：四海墓園／七寶塔。

時間：一九八〇年代，清明，白晝。

（遠遠地，七寶塔從第一層到第六層逐層燃起大火，

風雨依舊。因仔從第七層，探出身體，眼看要被濃

煙吞噬。）

（阿叻仔的巨大肢體現身：頭、眼、手、耳、身軀、

兩條腿，在此時聚合成一個巨人，緊緊抱住燃著熊

熊火焰的寶塔。）

阿叻仔：落大雨囉！做大水囉！

鎖匠：你好！良心鎖業。是！我幫人開鎖！每一

道鎖的後面，都藏著一個祕密。

阿叻仔：雷霆燦爛、金光閃閃！

（阿叻仔的軀體冒著煙，因仔攀附著軀體，緩緩地爬下來。）

鎖匠：你好！良心鎖業。幾十年來，我時常作同

一個夢。我打開一個門鎖，裡面還有一個；

另一道鎖打開了，裡面又有一扇。打開又

一個，打開又一個……

紅姨：有一些鎖，我們花一輩子都不見得打得開。

阿叻仔：今日換我做大英雄！你來做反派！

（阿叻仔的軀體著火了，四分五裂，身體部位逐步瓦

解崩落，垮進水裡。）

（因仔抱著其中一塊軀幹，在水面上載浮載沉。）

（發光的魚群沒有停下來，直直往海的方向游走。）

（通海街的人划著葉生源的棺材上，一面喊著「因

仔！因仔！」。紅姨坐陣頭艇，指揮著，江潮生、

侯嘴、葉生源、方水火、空明，殿後那只棺材上還

有千歲府奏著南曲。）

（因仔被救上木棺後，仍死死地盯著水裡原本抱著的

那團白色物體。其實是一頭死豬。）

(OS)

鎖匠：怎麼是一頭死豬。

紅姨：那頭死豬救了你。

鎖匠：那阿叻仔呢？

紅姨：誰？

鎖匠：通海街上的另外一個孩子，我的好朋友：

他身體長的速度太快，停不下來，腦子跟

不上，說話像八歲小孩，已經長到超過三

層樓……

(停頓。)

(OS)

鎖匠：他陪我去找你觀落陰……

紅姨：囡仔，你是自己一個人來。

(南管樂音。)

(雨停了，水天一色，寶塔的火已經滅了，遠處鷺鷥

飛過天際，彩霞滿天。)

【第八場】通海街的慶典

1.

場景：通海街。

時間：一九八七年，穀雨過後，早晨。

(大水未退，仍淹腳踝，通海街的人七嘴八舌討論著。)

(葉主源翻著報紙，噗嗤笑了出來。)

葉主源：地方頭條：「昨日四海墓園的七寶塔發生

大火，燒死兩千多人！！所幸並未造成太

大損失。」這個記者還真幽默。

侯嘴：那個「死」字好像放錯位置，應該是：「

燒兩千多個『死』人。」

紅姨：恁不要黑白亂講，對死者不敬。

葉主源：反正老早都化作骨仔灰了，哪有要緊，對

吧？

江潮生：這個水，看起來不會那麼快退，今年媽祖

生，慶典還辦不辦？

方水火：連續歹年冬，大家不好過，來求媽祖婆的

庇護，求原諒，求平安。藝閣巡街照辦！

（空明、明月伯、紅姨紛紛表示同意。）

明月伯：（吟詩）水浮蓮，汲汲撥，昨夜隨波水流過；

蓮浮水，放它煞，今日潮湧有較緩。

江潮生：藝閣我來做！

（江潮生投入藝閣的設計製作，葉主源做木工為花車

結構奠基。）

方水火：囡仔，今年你要坐上藝閣扮仙。

囡仔：化妝裝查某，不男不女。

空明：觀音非男非女，亦男亦女，入火不燒、入

水不淹、惡鬼遠離、怨賊消退……聞世間

的聲音，觀世間的苦痛，皆得解脫。

（燈光轉換。）

2.

場景：紅姨道館。

時間：現代，凌晨。

（紅姨和鎖匠兩人望著那個保險櫃。）

鎖匠：我幫你打開它，不過你要答應幫我觀落陰。

紅姨：同一個死囡仔，真的不會認錯人。

（兩人笑開。）

紅姨：那天褚信忠也在寶塔裡？

鎖匠：我進去以後就沒再看見他。

紅姨：那你進去幹嘛？

鎖匠：我想起我阿嬤也在裡面，七樓，去跟他問

事情。

紅姨：（笑）我都忘了，你高對阿嬤高對仔也住

在那棟。阿對仔怎麼講？

鎖匠：只有一罈灰，沒講話。我想無，褚信忠去

了哪裡？

紅姨：（沉靜地。）火燒以後，兩千多具的骨仔

灰全攪攪摻摻做一伙，就算多了一具白骨，

也不會有人發現吧？又或許，他想讓大家

以為他死了，現在正躲在某處逍遙自在。

（停頓。）

紅 姨：你想要觀落陰，是要探花叢、觀元辰，還是誰要見？

（鎖匠打開包包，拿出一個骨灰罈。）

鎖 匠：紅姨，我做囡仔的時候，去地府找她，結果還活著；大漢了以後我在人世找她，終於讓我找到，卻已經死了。

（紅姨輕輕撫摸淑榮的骨灰罈。）

（鎖匠走向保險櫃，拿出工具準備開鎖。）

紅 姨：慢且！先觀！囡仔，你來，過了這麼久，

你號名字了沒有？

鎖 匠：我有。

（燈暗。）

【第九場】叫海

1.

場景：通海街。

時間：一九八七年，農曆三月二十三，傍晚。

（鑼鼓撞，八音響，炮煙滾滾，月光光。水還沒全退的通海街，七彩光影閃耀，真人藝閣隨著遶境的長隊伍前進。囡仔扮仙，高坐藝閣隨仙鶴背上，一旁還有眾仙環繞，綠麟蛟龍花燈開道。江潮生和侯嘴，各扛一尊神偶，邁出神將步，威風凜凜，隨侍左右。兩旁信眾站開一條河，翹首爭望，藝閣彷彿一艘仙船，劃過水面。）

（仙雲裊裊，水影茫茫，藝閣上的囡仔嚎啕哭了起來。

起先哭聲被炮聲、音樂鑼鼓蓋過，沒人聽見。囡仔越哭越大聲，肆無忌憚地哭，哭聲竄入雲層，直上九霄。）

囡 仔：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媽……

（突然間，一根魚刺「吼」地一聲從囡仔喉嚨裡吐出來。）

（燈光轉換。）

2.

場景：海岸邊／木麻黃。

時間：抽象時空。

（千歲府的南曲樂音進，伴著海潮聲。）

（舞臺上三扇門，鎖匠來打開第一扇門，發出清脆的響聲。一隻巨大，幾乎占滿整個房間的手在門內，把鎖匠緊緊抱住。）

（燈光轉換。囡仔上，他和鎖匠一起打開第二道門，那隻大手伸出一隻食指，把他們兩人推進門裡。門通往一片海。）

（年輕淑榮上，鎖匠、囡仔走近他，三個人一起望著大海。）

鎖匠：黃淑榮。

淑榮：囡仔。

鎖匠：你和我見到的時候同款少年。

淑榮：你比離開通海街那時候的我還要蒼老。

囡仔：（驚訝。）海好——大喔！

鎖匠：見笑死，海口囡仔沒看過海？快跟海道

歉！

囡仔：海，對不起。

淑榮：（大聲。）海那麼大！你要大聲叫他他才

聽得見！海——！

囡仔：海——！

鎖匠：太小聲了！海——！

淑榮、囡仔、鎖匠：海——！

（鎖匠與囡仔輪流叫海，越叫越大聲。）

（遠處，水中央，一尊坐鎮四海墓園，七層樓高，身著長壽黃衫，手拄木杖，長鬚白眉的福德正神水泥石製巨像，敞著笑嘴，巍巍立在水面上。）

（南管樂音，海潮聲上揚。）

（燈暗。）

【第十場】門

1.

場景：紅姨道館。

時間：現代，早晨。

(鎖匠十分專注地開著迷你保險櫃的鎖，周邊圍了一群焦急的通海街人，男女老少，看樣子正準備見證什麼大事一般。)

(鎖「鏘」的一聲開了。)

鎮民甲：開了！開了！看裡面寫什麼？

(鎖匠從裡面拿出一疊文件，慎重地交給紅姨。)

(紅姨搖搖頭，又示意鎖匠拿去。現場空氣凝結，沒有人出聲。)

(鎖匠閱讀文件。)

鎮民乙：證據寫了什麼？

鎮民丙：誰去報的？誰是抓耙子？

(頃刻，鎖匠已將文件丟進正在燃燒的燒金爐裡。)

(現場的通海街人瞬間騷動。)

紅 姨：瘋囡仔！

鎖 匠：控尪婆！

(眾人爭搶燒金爐裡的斷卷殘篇想要拼出有意義的字來。)

紅 姨：囡仔。

鎖 匠：嗯？

紅 姨：聽尪姨一句話。人這一生，只能去追求一個人的原諒。但偏偏要得到那個人的原諒，卻是最困難的。

鎖 匠：誰？

紅 姨：我們自己。

(燈暗。)

2.

場景：第一道門前(老淑榮寓)

時間：現代，某日，傍晚。

(第一道門前，老淑榮焦急在門前等待。)

(鎖匠上。)

鎖 匠：良心鎖業。

老淑榮：你來了。

(鎖匠專心開鎖。)

鎖 匠：阿姨，你自己住，出入要更加小心。

老淑榮：好在有你，不然一個進不去的厝哪叫作

厝？

鎖匠：其實也不用太擔心，厝還是在那，也不會

不見。

（鎖開了。）

老淑榮：開了？

鎖匠：若是遇到這種狀況，就交給我們就好了。

（鎖匠在老淑榮門口貼上一張印著電話的貼紙。）

老淑榮：是啦！但就算只是隔著一道鎖，門打不開，

厝就算在，也無效。

（鎖匠轉頭離開，在遠處停住。）

（停頓。）

（鎖匠回頭。）

鎖匠：媽。

（老淑榮站在開啟的門裡，背對著門外的鎖匠，沒有

回頭。）

鎖匠：我知道我自己是誰。

（停頓。）

（老淑榮站著不動，門緩慢地闔上，非常慢。門關

上。）

（燈光轉換。）

【第十一場】尾聲

場景：第三道門前（鎖匠家）。

時間：現代，傍晚。

（第三道門光區亮起。）

（鎖匠揹著裝著淑榮骨灰罈的背包走向家門，還沒走

近門已經打開。懷孕的妻子過去牽他，將他圈在胸

口。無聲，妻只是輕輕地拍著他的背，像在哄一個

孩子。）

（南管樂音裊裊。）

千歲府（唱）：

「一道鎖，找無門；兩隻腳，趲不開；

三隻魂，喊無名；四支嘴，講未清；

五張符，化做灰；六桶水，洗清氣；
七塊布，補不齊；八張面，無分別；
九支刺；撒袂離；十隻魚仔，游回去。」

（燈暗。）

【劇終】

作者介紹

張哲龍

劇場舞臺設計師、編導、電影製作人暨分鏡師。

現任「境外即思」藝術總監。

作品包括：舞臺設計、產品設計、展演空間設計、劇場編導、影像編導。

舞臺劇本作品有：《眠腦》、《樂土》、《火燒庄》、《老常的午後練習》等。

評審意見

于善祿

作者的企圖心不小，看似架空的場景設定，透過年代與事件的背襯、傳統戲曲的音景、觀落陰的梭巡與自醒、生死之間的魂接，餘如節氣、漢藥店、道館、千歲府、棺材店、宮廟寺觀等符號安排，雖略顯刻意，卻將其與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國家軍警對鄉土庶民的監視、管控、拘禁，貫透其中，且對映著劇中人物各自深埋心底多年的祕密，有對於革命與愛情的，也有對於贖罪與守護的，更有對於生命與身分的。全劇讀來，文字鋪寫與場面經營尚屬流暢，惟究竟是華語或臺語臺詞，設定並不清楚；劇本中、後段，臺詞的說理性與辯證性，略高於戲劇性，也令人減少對於結尾的期待。近年劇場界，自《白色說書人》與《勸世三姊妹》演出成功且大受歡迎之後，如何靈活化用臺灣民俗元素，並將其與臺灣文史、社會、政治、認同互文，的確可以作為下一波劇本創作者努力的方向之一。